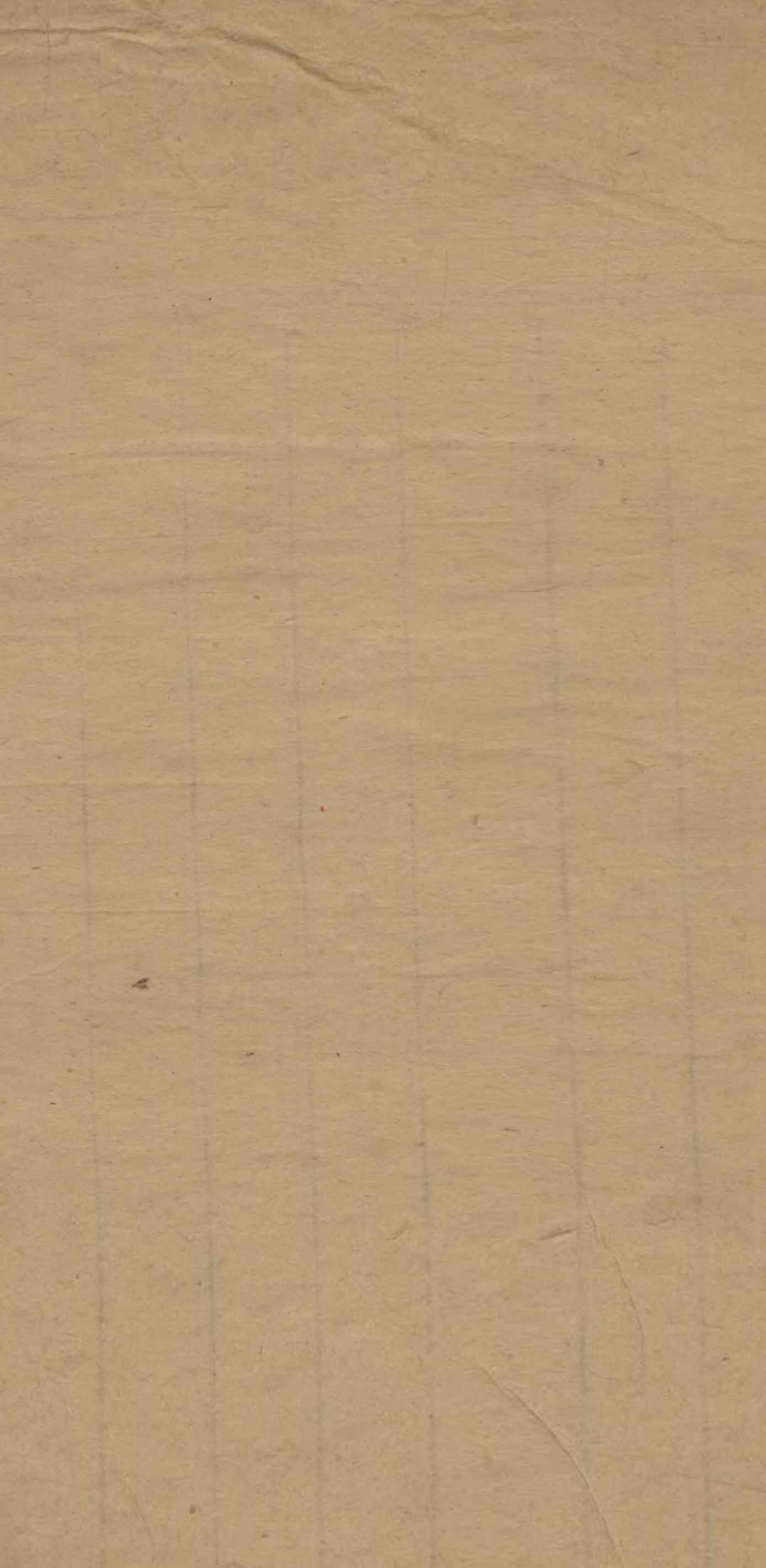




陸宣公真像

載三才
圖會



陸宣公翰苑集序

唐權德輿撰

嘗讀賈誼書觀其經制人文鋪陳帝業術亦至矣待之
宣室恨得後時遇亦深矣然竟不能達四聰而盡其善
排羣議而試厥謀道之難行亦已人矣東陽絳灌何代
無之嘻一薰一蕕善齊不能同其器方鑿圓枘良工無
以措巧心所以理世少而亂日多大雅衰而正聲寢漢
道未融旣失之於賈傳吾唐不幸復擯棄於陸公公諱
贊字敬輿吳郡蘇人溧陽令侃之子年十八登進士第
應博學宏辭科授鄭縣尉非其好也省母歸壽春刺史
張鎰有名於時一獲晤言大加賞識暨別鎰以泉貨數

萬爲費日願以此奉太夫人一日之膳公悉辭之領新

茶一串而已是歲以書判拔萃調渭南簿

本傳作尉御史府

以監察換之德宗皇帝春宮時知名召對翰林卽日爲

學士由祠部員外轉考功郎中朱泚之亂從幸奉天時

車駕播遷詔書旁午公灑翰卽成不復起草初若不經

思慮及成而奏無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倉卒填委同

職者無不拱手歎服不能復有所助嘗從容奏曰此時

詔書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昔禹湯以罪已勃興

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恡改過以言謝天下俾

臣草辭無諱庶幾羣盜革心上從之故行在詔書始下

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激發議者以德宗克平寇亂不
惟神武之功瓜牙宣力蓋亦資文德腹心之助焉及還
京師李抱真來朝奏曰陛下在山南時山東士卒聞書
詔之辭無不感泣思奮臣節臣知賊不足平也公自行
在帶本職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精敏小心未嘗有過
艱難扈從行在輒隨啟沃謀猷特所親信有時讌語不
以公卿指名但呼陸九而已初幸梁洋棧道危狹從官
前後相失上夜次山館召公不至泣然號於禁旅曰得
陸贄者賞千金頃之公至太子親王皆賀初公旣職內
署母韋氏尙在吳中上遣中使迎致京師道路置驛文

士榮之丁韋夫人憂去職持喪於洛遣人護溧陽之柩
附葬河南上遣中使監護其事四方賻遺數百萬公之
無所取素與蜀帥韋南康布衣友善韋令每月置遺公
奏而受之服闋復內職權知兵部侍郎覲見之日天子
爲之興改容敘弔優禮如此內外屬望旦夕俟其輔政
爲竇參忌嫉故緩之真拜兵部侍郎知貢舉得人之盛
公議稱之貞元八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公以少年入
侍內殿特蒙知遇不可與衆浮沉苟且自愛事有不可
必諍之上察物太精躬臨庶政失其大體動與公違姦
諛從而間之屢至不悅親友或規之公曰吾上不負天

子下不具吾所學不恤其他公精於吏事斟酌剖決不
爽錙銖其經綸制度具在德宗實錄及竇參納劉士寧
之賂爲李異所發得罪左遷橫議者以公與參素不協
歸罷相之議於公戶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齡以姦回得
幸害時蠹政物議莫敢指言公獨以身當之屢言不可
翰林學士吳通元忌公先達每切中傷陰結延齡互言
公短宰相趙憬公之引拔升爲同列以公排邪守正心
復異之羣邪沮謀直道不勝十年退公爲賓客罷政事
明年夏旱芻糧不給軍校訴於上延齡奏曰此皆陸贄
輩怨望鼓扇軍人也貶公忠州別駕上怒不可測賴陽

城張萬福救之獲免蜀帥韋令抗表請以贄代已歲落
資糧公在南賓閉門却掃郡人稀識其面復避謗不著
書惟考校醫方撰集驗方五十卷行於世江峽十稔永
貞初與鄭餘慶陽城同徵還公已薨歿時年五十二公
之秉筆內署也推古揚今雄文藻思敷之爲文誥伸之
爲典謨俾獯狡向風懦夫增氣則有制誥集一十卷覽
公之作則知公之爲文也潤色之餘論思獻納軍國利
害巨細必陳則有奏草七卷覽公之奏則知公之爲臣
也其在相位也推賢與能舉直措枉將幹璿衡而揭日
月清氛沴而平泰階敷其道也與伊說爭衡考其文也

與典謨接軫則有中書奏議七卷覽公之奏議則知公之事君也古人以士之遇也其要有四焉才位時命也仲尼有才而無位其道不行賈生有時而無命終於一慟惟公才不謂不長位不謂不達逢時而不盡其道非命歟裴氏之子焉能使公不遇哉說者又以房魏姚宋逢時遇主克致清平陸君亦獲幸時君而不能與房魏爭烈蓋道未至也應之曰道雖在我宏之在人蜚蝗竟天農稷不能善稼奔車覆轍邱軻亦廢規行若使四君與公易時而相則一否一臧未可知也而致君不及貞觀開元者蓋時不幸也豈公不幸哉以爲其道未至不

亦誣乎公之文集有詩文賦集表狀爲別集十五卷其
關於時政昭昭然與金石不朽者惟制誥奏議乎雖已
流行多謬編次今以類相從冠于編首兼略書其官氏
景行以爲序引俾後之君子覽公制作效之爲文爲臣
事君之道不其偉歟

順宗實錄

唐韓愈撰

紀云陸諱贄字敬輿吳郡人也年十八進士及第又以博學宏詞授鄭縣尉書判拔萃授渭南尉遷監察御史未幾遷爲翰林學士遷祠部員外郎德宗幸奉天贄隨行在天下搔擾遠近徵發書詔一日數十下皆出於贄贄操筆持紙成於須臾不復起草同職皆拱手嗟嘆不能有所助常啟德宗言方今書詔宜痛自引過罪已以感人心昔成湯以罪己致興後代推以爲聖人楚王失國亡走一言善而復其國至今稱爲賢者陛下誠能不悛改過以言謝天下臣雖愚陋爲詔詞無所忌諱庶能

令天下叛逆者回心喻旨德宗從之故行在制詔始下
聞者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感激議者咸以爲德宗尅
平寇難旋復天位不惟神武成功爪牙宣力蓋以文德
廣被腹心有助焉累遷考功郎中諫議大夫中書舍人
兼翰林學士丁母憂免喪權知兵部侍郎復入翰林中
外屬意旦夕俟其爲相竇叅深忌之贊亦短叅之所爲
且言其黷貨於是與叅不能平尋真拜兵部侍郎知禮
部貢舉於進士中得人爲多八年春遷中書侍郎平章
事始令吏部每年集選人舊事吏部每年集人其後遂
三年一置選選人猥至文書多不了尋勘真偽紛雜吏

因得大爲姦巧選士一蹉跌或至十年不得官而官之
闕者或累歲無人贊令吏部分內外官員爲三分計闕
集人以爲常其弊十去七八天下稱之初竇叅出李異
爲常州刺史且迫其行異常銜之至叅貶爲郴州別駕
異適遷湖南觀察德宗常與叅言故相姜公輔罪叅漏
其語叅敗公輔因上疏自陳其事非臣之過德宗詰之
知叅洩其語怒未有所發會異奏汴州節度劉士寧遺
叅金帛若干士寧得汴州叅處其議士寧常德之故致
厚貶德宗以叅得罪而以武將交結發怒竟致叅於死
而議者多言叅死由贊焉裴延齡判度支天下皆嫉怨

而獨幸於天子朝廷無敢言其短者贄獨身當之日陳其不可用延齡固欲去贄而代之又知贄之不與已多阻其奏請也謗毀百端翰林學士吳通元故與贄同職姦巧佻薄與贄不相能知贄與延齡相持有間因盛言贄短宰相趙憬本贄所引同對嫉贄之權密以贄所戢彈延齡事告延齡延齡益得以爲計由是天子益信延齡而不直贄竟罷贄相以爲太子賓客而黜張滂李充等權言事者皆言其屈贄固畏懼至爲賓客拒門不納交親士友春旱德宗數獵苑中延齡疏言贄等失權怨望言於衆曰天下旱百姓且流亾度支愛惜不肯給諸

軍軍中人無所食其事奈何以搖動羣心其意非止欲
中傷臣而已後數日又獵苑中會神策軍人跪馬前云
度支不給馬草德宗意延齡前言卽迴馬而歸由是貶
贄爲忠州別駕滂充皆斥逐德宗怒未解贄不可測賴
陽城等救乃止贄之爲相常以少年入翰林得幸於天
子長養成就之不敢自愛事之不可者皆爭之德宗在
位久益自攬持機柄親治細事失君人大體宰相益不
得行其事職而議者乃云由贄而然贄居忠州十餘年
常閉門不出人人無識面者避謗不著書習醫方集古
今名方爲陸氏集驗方五十卷卒於忠州年五十二上

初卽位與鄭餘慶陽城同徵詔始下而城贊皆卒